

历史的复调与凡人的脊梁

——评电视剧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

◆ 陈吉

了这趟“公路旅途”的现实“终点”。随着台词“月明,你知道你有两位父亲……”响起,画面转向1944年,孟万福与张云魁时隔七年的重逢。丁玉娇讲述中的“两位父亲”也由此现身。然而,这里实际上是故事层面的“终点”。紧接着,叙事随着“两位父亲”的对话推进悬念,并由此倒溯回真正的“起点”——1937年的南京,抗战全面爆发。这种结构打破了传统抗战剧顺叙的模式,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情感张力,赋予了剧集一种苍凉的史诗宿命感。当观众带着“已知结局”的目光,随人物重走这“八千里路”,每一处风景、每一次危机都因此增添了难以言喻的揪心与不忍。

同时,剧集采用“前线战场”与“后方百姓”双线并行的复调叙事结构:一边是旅长张云魁浴血奋战、蒙冤后寻找救国正道的军人线,另一边是孟万福、丁玉娇、田家泰等普通人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百姓线。其深层意图在于揭示:战争从不只是前线将士的孤绝之战,而是整个民族共同的生存状态。

该剧主创是《觉醒年代》的原班人马,但不同于《觉醒年代》聚焦于文化巨匠的群像塑造,该剧将镜头对准了战场上的“失意者”与烟火人间的“小人物”——士兵、主妇、厨子、商人、学生……通过对这些鲜活个体的塑造,还原了普通民众在战火中的挣扎、觉醒与抗争,共同绘就了四万万同胞同心抗敌的集体群像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,该剧打破了传统抗战剧中女性作为“点缀”或“附属”的单一视角,以女性记忆作为全剧的叙事起点。丁玉娇的成长轨迹,是剧中最完整、最震撼的女性成长史诗。她从一个

“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旅长夫人”,在命运的连环重击下,一步步淬炼成坚韧的地下工作者。演员万茜将这个角色定义为“非典型性”的大家闺秀,其“非典型”正在于她将传统女性的坚韧与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融为一体。韩小月作为孟万福的未婚妻,她曾是典型的传统女性,一心等待爱人归来。战争打破了她的人生规划,她追随慰问团到武汉,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战地护士并加入新四军,完成了从依附于男性的“小家碧玉”到拥有独立信仰的“战地护士”的蜕变,是那个时代无数走出家庭、投身时代的年轻女性的缩影。

这些人物都属于非典型的抗战形象,他们共同构成了剧集“不刻意书写传奇英雄,只着力刻画凡人脊梁”的叙事立场。英雄会遭遇挫败,陷入困顿、心生迷茫;小人物会怯懦、会计较、会萌生退意,但也会变得坚强与勇敢;女性角色拥有独立完整的成长轨迹;普通老者也会以绝不妥协的姿态完成最后的坚守……这些在传统叙事中较少展现的真实人性侧面,在剧中被逐一呈现,最终汇聚成一曲关乎民族、个体和历史的壮阔史诗。

在当下“短平快”内容泛滥、市场屈从于“爽感逻辑”的影视生态中,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的“慢”与“深”显现出一种逆流而上的孤勇。这部剧不仅是一次对历史的回望与对话,更是一次针对当下影视行业创作风向的有力纠偏。它启示我们:宏大的历史题材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,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找到那条连接过去与现在、沟通历史宏大叙事与人民群众个体命运的“八千里路”。



这么多年来,许多外国人始终难以理解:一个曾以农业为主的国家,面对高度工业化的强大战争机器,在国土大面积沦陷、装备实力悬殊的绝境之下,战场上的中国人为何能以血肉之躯顽强抗争,最终拖垮侵略者的进攻。答案,或许就藏在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觉醒与抗争之中。电视剧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,正是对这一历史追问的深情回应。

该剧则采用并非单一、线性的叙事,由众多平等、独立、相互对话的声音和视角,共同构成历史的“复调叙事”,并通过好几个普通中国人的形象塑造,完成对宏大历史的细腻书写。创作者的“慢”,恰恰是对“人民史观”最真挚和最真实的影像坚守,在历史的巨大离乱中,人的成长本就步履缓慢且满身泥泞。

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精神“公路”史诗剧。剧作核心是人物在移动中完成心理成长与救赎。剧集中呈现的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每个地理空间,不仅标示着人物的物理位移,更对应着其心境的流变,成为他们于苦难中成长的精神“路标”。

剧集起始于丁玉娇的讲述——跟儿子“月明”介绍“我的家”,向观众展现



日前,一场充满超现实意味的半程马拉松在北京亦庄鸣枪。这无疑是一次硬核的科技路测:人形机器人首次上街与人同场竞速。但若把目光从电机、算法、配速等指标上移开,这场赛事已悄然溢出科技边界,发酵为一场未经事先排演的公共行为艺术。

现场流传最广的画面,并非机器人跑出多么惊艳的配速,而是一个极具隐喻的场景:赛道两旁的观众与人类跑者纷纷放慢脚步,不约而同举起手机,将镜头齐刷刷对准了钢铁躯体。

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瞬间:马拉松赛道上的“景观中心”转移了。

自古希腊起,体育的审美对象始终是血肉之躯,人们凝视汗水与对抗极限的悲壮。但在亦庄,人类甘愿退居背景。当“模仿人”的机器大摇大摆进入公共视野,立刻引发了海啸般的集体凝视。在无数屏幕构成的电子丛林里,人们拍摄机器,亦是借由机器照见自己。这场围观无声提醒:人类不仅在展示造物,也已被全新的“观看机制”重新定义。

然而,这场凝视中最具戏剧张力、最接近艺术本质的瞬间,却出乎工程师的意料。最像艺术的,不是它跑赢了纪录,而是它也会出丑。

在被疯传的短视频里,机器频频“失态”:有的起跑便脚下“拌蒜”,重重摔倒;有的转弯失衡,一头撞上隔离板;有的因耗尽电量僵立原地,最终无奈被工作人员像抬伤员般用担架滑稽地抬走。

潜意识中,机器是绝对理性的化身,象征精确、稳定与不知疲倦。创造机器,初衷本是克服肉身误差。可一旦这些代表尖端工业的庞然大物,在充满偶然的街道上突然失衡,奇妙的化学反应便发生了。

在那一下踉跄中,冷硬的躯壳瞬间退去了技术傲慢。它们不再是冰冷的设备,而像笨拙却卖力的演员。这不禁让人想起默片时代的卓别林。在《摩登时代》里,人为了适应机器节奏而变得僵硬;百年之后,剧本反了过来:人类拿着手机从围观,努力模仿人类的机器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跌跌撞撞,演起“机械喜剧”。

现代性最迷人的地方,恰不是无误,而是失控。当机器在公共场域暴露出一种力有不逮的笨拙时,它反而获得了罕见的“人味”。在算法试图接管一切的焦虑时代,赛道上的跌倒宛如一句轻声安慰——原来,算尽一切的机器面对无常的物理世界,也会如此狼狈与脆弱。

将“围观的手机”与“跌倒的机器”重叠,这场赛事便彻底显露了新型城市剧场的底色。一边是传统的人体叙事,一边是技术时代的新身体实验,双轨并行。可以说,它改变了我们看“身体”、看“表演”、看“公共空间”的方式。街道不再仅是交通血管,它摇身一变化作技术文明展示“身体想象”的露天舞台。

从春晚到半马。机器正大步走出实验室,进入舞台、街道与短视频,成为可消费的大众文化道具。当工业展演悄然取代传统奇观,自然引出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叩问:未来的“艺术现场”,会不会越来越多地与工业展示重叠?

答案似在眼前。当科技产物在街道上学习“表演”跌倒与爬起,技术的尽头便与艺术的起点相遇了。

在追求效率的无止境狂奔中,机器终有一天会跨过障碍,跑出绝望的速度,做到永不跌倒。但在亦庄的春风里,比夺冠更动人的,永远是那一下并不完美的踉跄。因为在这短暂的失控里,冷酷的科技与温热的人性撞了个满怀,它让我们再次确信:允许瑕疵,接纳脆弱,懂得跌倒,依然是生命最迷人的,也是特有的。

比夺冠更动人的,是亦庄机器人的那一下踉跄

◆ 刘歌

一生的母女课

◆ 南妮

《隐身的名字》是国内电视剧中,将母女的故事叙述得最深刻最动人的作品。周迅主演的小敏家,小敏妈妈,独立包容,温柔慈爱,是好妈妈的代表。法国女演员于佩尔主演的《钢琴教师》,谁也忘不了与她住在一起、长相男性化、专制阴森的老母亲。单身母亲与女儿的关系,比起健全家庭来,呈现得更加多元,也更加犀利。欲望的冲突与矛盾,人性的优与劣,可以体现得非常极端。

《隐身的名字》,葛文君与养女柏庶的关系,其实也是葛与死去的亲生女儿的关系写照,已经变态的控制欲,更胜于《钢琴教师》中的母亲。闫妮饰演的单身母亲任美艳,拥有一子一女,小儿子有轻度精神疾病,女儿正值少女叛逆期,“我就是不要活成你那样的!”干着最累最苦的医院护工的活儿,嫁了四个丈夫。任美艳是坚决不向生活屈服,利用她容颜尚有的美艳,以及甜蜜的嘴,妄想靠婚姻靠男人来改变她的底层命运。站在女儿小名的角度,我们完全理解她对母亲的蔑视与愤怒,生活的环境一再多变,煮饭与照顾弟弟的责任要加在她读书做作业的间隙。这对要强的母女,各自要强在自己的轨道上,没有顾及对方的感受。

母亲容易暴躁,情绪不定。女儿倔强刚硬,缺疼少爱。小名的初恋是她初中时同桌的男同学,她考上了大学,却仍然深爱着考不上大学、以摆摊为生的

何宇穹,这都是因为她的成长期实在缺爱。吵架,白眼,误会,争辩……母女相守的18年,生命重要的漫长过程中,彼此的冲突不满替代了彼此可以有的和谐愉悦。

“母女天生是敌人”,坊间也有这样的一句戏说。母亲对女儿的希望如海一样深,女儿期待母亲的宠爱也如海一样深,却让彼此失望乃至绝望。《隐身的名字》的出色就在于刻画了人物心理的真实,绝对没有国产剧通常具有的母女关系的简单肤浅。那种没有深度的塑料感,常常使人感叹,它们抵不上生活深度的十分之一。美艳当然爱小名,粗糙匆促的生活使她顾不上表达这种爱。但是在小名历经的几个重大关口,都是母亲救了。母亲的第三次结婚,是为了让小名的户口可以落户在新丈夫的“上只角”,小名可以稳上区重点高中。小名被困在出问题的被封闭的电梯里,是母亲而不是丈夫拨打电话找到了她。大学时小名食道得疾病痛昏在医院,又是母亲第一时间送来了适合她吃的食物。小名怀孕摔跤,已经恶疾缠身的母亲,用温暖的笑容安慰她:“孩子好好的!”

当暴躁的母亲变成安稳的母亲,当生活终于可以精致起来之时,离别的大幕也同时拉开了。这就是人物的宿命与生活的残酷。《隐身的名字》具有着这样的启示意义:亲人的相守是有限的,每一刻都应该不留遗憾。钱可以再挣,



时间只去不回。小名最生气的是母亲的重男轻女。当一个秘密最终揭晓:弟弟小飞原来是母亲替苦难的闺蜜养的,小名对母亲的油然而敬重是双重的:她自小自的委屈释放了。她曾经批判母亲没有善待苦难闺蜜,如今变成了对母亲的道歉。

总有些秘密是不便于跟人说,哪怕是最近的人。看似窝囊的人,可能有着无法想象的内心的高贵。母女的疏离与紧密,如果必定要有个过程;和解与互爱,如果是彼此追求的终极,那么,我们要做的,是用一双温柔的眼睛去看对方,再用一颗超然博大的心来对待自己。母女也好,其他的亲人也好,我们之间是有河流的,那保障了我们的独立与完美。但我们不要去浪费走近的过程。因为过程,它就是生活本身对于所有美好关系的恩准与赐予。

《隐身的名字》让人唯一遗憾的是,童年的小名演员(演得很好),与倪妮所演的成年小名(也演得很好),形象上没有任何相像之处。过去,现在的戏份穿插,容易让人出戏。